

试论灭商以前的商周关系

范 毓 周

1977年陕西岐山县凤雏村周原甲组建筑遗址西厢房第二号房间H11号窖穴出土了一万七千多片卜用甲骨^①，这是目前殷墟以外所发现的最重要的一批甲骨文资料。这批甲骨经过初步整理，虽然仅发现有字甲骨一百九十多片，总字数也不过六百余字，但是由于这批甲骨发现于岐邑的宗庙遗址之中，内容涉及到周人早期的祭告、祈年、田猎、征伐以及出入往来等重要活动，其史料价值是以往历年发现的周人甲骨所无法比拟的^②。

周原甲骨出土后，已有不少同志分别从不同角度进行过种种探讨^③。虽然目前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大家还有看法互异的地方，但总的来讲，对于这批甲骨资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灭商以前商周之间的一定关系这一问题，认识上基本是一致的。

灭商以前的商周关系，是商周史研究中的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过去，由于史料不足，对此无法进行深入探讨。周原甲骨的发现，给这一问题的解决带来了新的契机。本文拟在大家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殷墟甲骨和文献材料，再就这一问题谈些粗浅看法。

商、周是我国历史上两大著名的部族，它们的渊源大约都能上溯到原始社会末期，即将跨入阶级社会的时代。但是它们的互相接触，发生比较密切的关系，则大概要到商伐中期以后。这主要是由于两族分居东、西两隅，只有到了充分发展，势力较强，活动

范围较大的时代，才有可能发生相互影响的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周人只是到了这个时期，才开始步入文明的门坎。

为了说明这一问题，我们不妨从周人立国的问题谈起。根据文献记载，周人立国的时代是很早的，大约在公刘时代即已进入了阶级社会。《史记·周本纪》对于公刘，曾作过如下的记述：

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脩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自漆、沮度渭，取材用，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徙而保归焉。周道之兴自此始，故诗人歌乐其德。

① 参见陕西周原考古队：《陕西岐山凤雏村发现周初甲骨文》，《文物》1979年10期，38—42页。

② 解放后，周人的卜用甲骨在各地续有发现，其中有字的约有山西洪洞坊堆村发现的一片，陕西长安沣西张家坡发现的几片和北京昌平白浮村发现的几片。这些甲骨刻辞简单，残缺不全，其重要性无法与周原甲骨相比。有关这几批甲骨的基本情况，分见畅文斋、顾铁符：《山西洪赵县坊堆村出土的卜骨》，《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7期，20、27页；《长安张家坡村西周遗址的重要发现》，《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3期，40页；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北京地区的又一重要考古收获——昌平白浮西周木椁墓的新启示》，《考古》1976年第4期，248页。

③ 有关这一方面的论文，近年有以下诸篇：徐锡台：《早周文化的特点及其渊源的探索》，《文物》1979年第10期，69—59页；陈全方：《早周都邑岐邑初探》，同上，44—49页；徐锡台：《周原出土的甲骨文所见人名、官名、方国、地名浅释》，《古文字研究》第一辑，184—202页；《探讨周原甲骨文中有关周初历法问题》，同上，203—207页。此外，李学勤先生、王宇信、袁仲操同志等都曾著文论列，因尚未刊，不具引。

这里讲的“周道之兴”，即是讲周人国家的建立。这可以从“诗人歌乐其德”的《诗经·大雅·公刘》中寻绎出它的历史踪迹。《公刘》一诗是周人追美公刘的乐歌，其中固然难免有溢美之辞，但基本上是可信的。《公刘》中讲到公刘在迁豳以后的活动时说：

陡则在嶽，复降在原。何以舟之，维玉及瑶，珎璋容刀。

在叙述他召集宗族聚宴欢庆时的情景时又说：

食之饮之，君之宗之。

此外，诗中还着意点出他已拥有卫戍的武装：“其军三单”^①。所有这些都可以说明，公刘已是一个阶级社会中的国君。《史记》说“周道之兴自此始”，应当视为指此而言。

公刘的时代，根据《史记》诸书记载，约在文王之前十二世，若再考虑到其间或有失记的环节，则当距离夏末不太久远。也就是说，周人进入阶级社会，约与商人同时，都在夏代末年^②。

周人的真正强盛，大约是在太公诸整统治的时代。虽然由于书阙有间，已经无法确知太公诸整的事迹，但无论从文献材料上，还是从甲骨材料中，都还可以看出一些踪迹。

《诗经》中，《周颂·天作》、《大雅·皇矣》及《皇矣》诸篇，都是追美太王古公亶父的诗篇。其中讲到太王时代的周人已经有了完整的统治机构，设立有“司徒”、“司空”之官，并有宗庙、冢土（太社）等设施。这些在太公诸整时代也当规模初具。《皇矣》一诗中，还着意指出“天立厥配，受命既固”的事实来^③。“受命”既可以指承受天命，亦可以指承受王命。此时太王如其说是承受天命，倒不如说是承受商王之命，亦即接受商王之封。“既固”是讲这种受命已经相当稳固，也就是说，周人早在太王以前就已受到商王的封赏。太王是太公诸整之

子，至少在太公诸整时代，周人即应受到商王的封赏。关于这点，过去很少有人论及。实际上，《史记·齐太公世家》中已经露出这一问题的端倪。其中讲到：

吕尚盖尝穷困，年老矣，以渔钓奸周西伯，西伯将出猎，卜之，曰：“所获非龙非彭，非虎非黑，所获霸王之辅。”于是周西伯猎，果遇太公于渭之阳，与语大说，曰：“自吾先君太公曰：‘当有圣人适周，周以兴。’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号之曰“太公望”，载与俱归，立为师。

由此可见，周人是以太公诸整为其先君的。也就是说，周人的受封于商，可能是在太公诸整时代。

值得注意的是，在周原甲骨中，有一片上的卜辞可以为上述说法提供有力的佐证。这片甲骨的卜辞讲：

1. 贞：王其率又大甲，册周方白（伯）整，亩正，不左于受又？（H11:84）

这是一片文王时代的卜辞，所贞问的内容是商王帝辛向自己的先祖大甲祈求护佑，并册告周方伯整，能否得到护佑。这里的商王帝辛，为什么在祭祀自己先祖的同时，还要册告周方伯整呢？这是因为这次祭祀是在周人的岐邑宗庙中举行的，而周方伯整就是周人的先君祖神太公诸整。辞中“整”在“周方伯”后，依卜辞文例自是一个人名。“整”字从“𠂔”从“彡”、从“皿”。“𠂔”象桎梏之具，与甲骨文“牵”之象形作“𠂔”取义相同，故可隶为“牵”。“彡”象以手持物，原刻虽不甚清，但殆可隶之为“攴”似无疑问。准此，“整”字似可隶定为“整”。如果上述推断不误，则这个“周方伯整”当即“周方伯整”，也即是指太公诸整无疑。既然商王帝辛称诸整为周方伯，则太公诸整

① 《毛诗正义》第五册，《十三经注疏》（三），1492、1495、1496页，中华书局，1957年影印。

② 参看孙作云：《从诗经中所见的灭商以前的周社会》、《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25—28页，中华书局，1966年。

③ 《毛诗正义》第五册，《十三经注疏》（三），1371页，中华书局1957年影印。

时周已受封于商当为事实。这与《史记·齐太公世家》中周人以太公诸鬲为其先君，可以说是若合符契的。

不仅如此，根据《史记》等书记载，太公诸鬲上去先祖公刘八世，下距文王四世。又据古本《竹书纪年》可知，文王即位于商王文武丁时代^①；又据《尚书·无逸》可知，武丁以下，除祖甲在位三十三年外，余皆不超过十年，故太公诸鬲在位的年代约与商王武丁相当^②。而武丁时代的殷墟卜辞中屡有有关商周关系的记载。例如，武丁时代的卜甲甲桥署辞上，记有周人如同臣服于商的各方国一样向商王进贡卜用龟甲：

2. 周入十。(《乙》3422)

3. 周入□。(《乙》4063)

又如，周人还向武丁进献巫师和女子：

4. 贞：周氏(致)巫？(《乙》7801)

5. 丁巳卜，吕贞：周氏姦？

6. 贞：周弗氏姦？

7. 周氏姦？(《乙》7312)

在周人进献的女子中，还有被商王宠幸的，卜辞中称之为“妇周”：

8. 贞：妇周□？(《乙》8894)

9. □妇周□虫□？(《邲》1.46.15)

由此可知，这个时期商、周之间的关系是十分融洽的，太公诸鬲被武丁封为周方伯也就不足为怪了。

这一时期商、周之间的融洽关系还表现在周人对商王的恭顺臣服和经常受商王的调遣驱使上。例如，周人参与商王的田猎活动：

10. 己未卜，内贞：周叶禽？(《乙》5329)

11. □卜，宾贞：周禽，犬征陷？

12. 周弗其禽？(《丙》289. 442. 《乙》7161+7461)

又如，商王常常向周人发布指令：

13. 令周氏子族𠄎？(《前》6.63.1)

14. □令周取？(《乙》6015)

15. 令周(《乙》3306)

这种指令也由商王的臣下发布：

16. 由𠄎令周？

17. 由𠄎令周？(《掇》2.164, 《存》2.317)

此外，商王还派遣周人从征服役：

18. 辛卯卜，贞：令周从永征？八月。

(《林》1.26.16)

19. 勿令周往于𠄎(《续》3.28.3, 《簠》游22)

因此，商王对于周人的安危十分关注：

20. 贞：周弗其亡国？

21. 贞弗其亡国？(《缀合》218)

22. 周方弗其亡国

23. 周方弗其亡国？(《缀合》181)

24. 丁卯卜，贞：周其亡国？(《铁》36.1《戠》46.11, 《续》5.31.7)

也有直接问及周侯有无灾祸的：

25. □周侯今生月亡国？(《甲》436)

此外，周人还和商的其它方国共同参加商王的祭典：

26. 允佳鬼眾周𠄎(《乙》5408)

而且商王也在周地为祈雨而举行爇祭：

27. 其爇于周？(《后》下15.2)

所有这些，无不说明武丁时代商、周之间存在着一种十分融洽的关系。太公诸鬲此时被商王封赏是完全可能的。古人受封亦称“受命”，到了太王时代言其“受命既固”，也就不为无因了。

但是商、周之间的关系并非一直这样融洽平静。实际上到了武丁晚期，商周之间已经开始交恶。最早与周人发生纠葛的大概是商王的与国“串夷”，例如在殷墟出土的武丁卜辞中即有：

23. □贞：串弗其戕周？十二月。(《铁》28.1)

而在“大雅·皇矣”一诗中，在讲太王古公

① 《晋书》卷五十一《束皙传》引《竹书纪年》：“文丁杀季历”，故知文王即位于文武丁时代。

② 《尚书·无逸》讲祖甲以后“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惟《后汉书·西羌传》引《竹书纪年》云武乙有三十五年。即使这样，太公诸鬲也可以与武丁时代相当。

亶父“受命既固”之前，即言：

帝迁明德 串夷载路。

这个“串夷”殆即上引28.辞“戡周之串”。由此可知，二者当为一事，太王可逮武丁晚期。

接着，又发生了犬侯等商王的臣属对周进行寇伐的一次大役。在武丁晚期卜辞中有：

29. 己卯卜，允贞：今多子族从犬侯寇周

叶王事？五月。（《续》5.2.2，《董》人31）

这里的犬侯当为犬戎的首领，依卜辞文义可知这是讲犬侯和商王多子族共同寇周。类似的记述在卜辞中还有：

30. 贞：今多子族从犬侯寇周，叶王[?]？

（《前》5.7.7，6.51.7）

除了犬侯和多子族外，力与此役的还有武丁的军事要员旃、上丝和仓侯等人。例如卜辞中还有：

31. [?]允贞：令旃从仓侯寇周，[?]（《前》

7.31.4）

32. 戊子卜，吴贞：王曰：余其曰多尹其

令二侯上丝累仓侯其[?]周？（《通》别5.3）

33. 贞：由[?]令从寇周？（《后》下37.4）

这次战争，不仅从阵容上看规模巨大，而且进行的时间也是旷日持久的。由上引29.辞可知，这一战争大约至迟开始于五月，一直到八月还在进行。例如下述卜辞中有：

34. 丁未卜，侯弗敦周？八月。（《拾》4.12）

而且战争的宕延似乎又逾当年，而进入次年的三月。例如卜辞又有：

35. [?]王其令[?]寇周，不[?]事，[?]，三月。

（《明》984）

显然，这次战争持续的时间，约在十一个月以上，或者更长一些。（当然，我们也不排除这次战争如35.辞所言，始于三月的可能。即便是这样，这次战争持续的时间至少也在半年以上。）这在武丁时期当然算得上是一次大战。

由上引诸辞中我们可知，武丁晚期的这

次战争，是商王派遣犬侯诸部族向周人进行寇掠的一次战争，受到寇掠的是周人。虽然从卜辞材料上已经无法确知战争的结局，但依理度之，这样重大的事件不会不在文献材料上有所反映。我们认为，所谓犬侯等族寇周一役，大约即是太王迁岐所受的狄人侵扰。因为犬戎亦属狄人一支，战争发生的时代，史实与之也都相合。《孟子·梁惠王下》曾经推究太王迁岐的原因说：

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

非择而取之，不得已也。

又说：

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币，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属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吾土地也！吾闻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养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无君？我将去之。”去邠，逾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①

类似的记述，亦见于《庄子·让王篇》。

《史记·周本纪》又错综其事而谓：

古公亶父复修后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财物，予之。已复攻，欲得地与民。民皆怒，欲战。古公曰：“有民立君，将以利之。今戎狄所为攻战，以吾地与民。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民欲以我故战，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乃与私属遂去邠，度漆沮，逾梁山，止于岐下。邠人举国扶老携弱，尽复归古公于岐下。及他旁国闻古公仁，亦多归之。

古公亶父为太公诸整子，其时代前已述及，可逮武丁晚期。对照前引卜辞诸例，不难看出，太王古公亶父去邠迁岐，殆即犬侯及商王诸将寇周一役的直接后果。文献材料所谓“狄人侵之”“薰育戎狄攻之”与卜辞“寇周”一役，可以说是若合符契的。

太王古公亶父的去邠迁岐，当然是周人对商王朝的一种妥协，其目的无疑是想暂避商人的锋芒，求得战略上的退让，来图谋自身的发展。这从太王迁岐以后的政绩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例如《史记·周本纪》中讲到

① 见焦循：《孟子正义》96—98页，世界书局铅印《诸子集成》本。

古公亶父迁岐后说：

于是古公乃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作五官有司。民皆歌乐之，颂其德。

《大雅·緜》在第五、六、七三章中言太王命令百官有司，发动人民，建立宫室、宗庙和太社等事时曾说：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绳则直；缩版以载，作庙翼翼。

又说：

乃立皋门，皋门有沍，乃立应门，应门将将；乃立冢土，戎丑攸行。

正是讲的这件事。一系列的政绩，可以说为后来周人灭商的事业奠定了一块基石，故《鲁颂·閟宫》追美太王时讲：

后稷之孙，实维太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

若据事论诗，实不为过。

周人自太王以后，发展甚快。到了太王的儿子季历的时代，周人的势力逐渐强大，屡伐晋南诸戎，其影响渐次扩展到商王近畿与国。

季历又称王季，古本《竹书纪年》中记述他于武乙三十四年曾受武乙的赏赐，次年直至文丁七年，屡次征伐晋南诸戎，并以伐戎之功被文武丁封为商王朝的牧师之官。例如其中讲到：

三十四年，周王季历来朝，武乙赐地三十里；玉十斝，马八匹。^①

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狄）王。

太丁（案为“文丁”之误，下同。）二年，周人伐燕京之戎，周师大败。

太丁四年，周人伐余无之戎，克之。周王季命为殷牧师。

太丁七年，周人伐始呼之戎，克之。十一年，周人伐翳徒之戎，捷其三大夫。^②

显然，这时周人的势力已经扩展到晋南^③。此外《诗经·大雅·大明》又讲：

挚仲氏任，自彼殷商，来嫁于周，曰嬀于京，乃及王季，维德之行。

由此可知，周人的影响已经扩展到商王的近畿与国。

周人的这种发展，当然不能不引起商王

的疑惧，以致终于演出来文丁杀季历的一幕。古本《竹书纪年》中即有记载说：

文丁杀季历。^④

这可以说是商周间关系发展史上的又一件大事。

文丁在位年数很短，即位者为其子商王帝乙。这时周人的首领也由季历之子文王接替。大概是由于季历为文丁所杀的缘故，商周间又发生过一次战争。古本《竹书纪年》中讲：

帝乙二年，周人伐商。^⑤

这次战争可能规模不大，很快就已平息。到了帝辛即位以后，商、周间反而呈现出重修旧好的气象。例如，周原甲骨中有记述文王时代对商王先祖成汤及帝辛之父帝乙进行隆重祭祀的记述：

36. 癸巳，彝文武帝乙宗，贞：王其邪祭成唐（汤），冀御民二母，其彝，血牲三，豚三，缶又正。（H11：1）

又如，周原甲骨中又有关于商王在周地田猎的记述：

37. 衣王田，至于帛，王获田。（H11：3）

这些似乎都反映了当时商周间确实存在着比较融洽关系的事实。

当然，周人随着自身势力的逐步强大，绝不甘心于向商王长期称臣的局面。文王对于商王的臣服，实际上只是一种曲伸之术，他自即位之后，无时不在做灭商的准备。

历来史家皆以文王决虞、芮之讼为周受命之年，这是十分正确的。因为正是在此后六年中，文王向周围各方迅速扩展，造成了对商的包围形势。《史记·周本纪》对此曾有详尽的记述：

明年（受命次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须。明

① 《太平御览》卷八十三引。

② 皆见《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注引。

③ 参见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293页，科学出版社，1956年。

④ 《晋书》卷五十一《束皙传》引。

⑤ 《太平御览》卷八十三引。

年，败者国。殷之祖伊闻之，惧，以告帝纣。纣曰：

“不有天命乎！是何能为！”明年，伐邶。明年，伐崇侯虎，而作丰邑，自岐下而徙都丰。明年，西伯崩。

实际上，文王所从事的事业还不止这些，太史公颇有失记的环节。例如文王还曾向南开拓疆土，扩展其势力直到江汉流域，此即所谓经营南国^①。周原甲骨中还有伐灭蜀、巢的记载：

38. 伐蜀。(H11:68)

39. 征巢。(H11:110)

这些无疑都是文王准备灭商事业的组成部分。

商、周之间关系的逆转之势，虽在文王时代即已形成，但真正的鼎革过程则是在武王即位以后的短短几年内完成的。

根据《史记》诸书所记，武王即位的次年，即有观兵盟津之举^②。两年之后，武王便乘帝辛（纣）征伐东夷无暇西顾的时机，利用商王暴虐滋甚，众叛亲离的局面，联合羌、庸、蜀、鬻、微、鲧、彭、濮诸族，挥戈东进，长驱直入，经过牧野一战，便伐灭了统治长达六百余年的商王朝。商周之间的关系最终彻底倒转过来，小邦周终于取代了大商商的固有地位，彻底结束了臣服于商的历史局面。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商、周两大部族约在武丁时期开始频繁接触。武丁晚期，周人渐强，商曾派遣犬侯等族寇掠周人，逼使周人由豳迁岐。此后，周人自强不息，一方面继续臣服于商，一方面努力谋求发展，经过太王、王季、文王三代的充分准备，至武王终于完成灭商的鼎革过程，彻底结束了臣服于商的局面，一向高踞于周人之上的商人不得不叹唱起麦秀之歌，沦为周人治下的阶下之囚。这可以说就是灭商以前商周关系发展过程的大致轮廓。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在分析民族关系时指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

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③这是十分精辟的论断。商、周两大部族之间关系的每一发展，都毫无疑问地反映着它们各自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等方面的发展程度。从这一意义上讲，灭商以前商周关系的研究，对于分析商、周两族在这一时期的经济形态和社会性质，也将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殷切期望，能有更多的同志对此作更加深入的探讨，把商周史研究提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上来。

① 参见孙作云：《周初大武乐章考实》，《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254—255页，中华书局，1986年。

② 参见《史记·周本纪》及《尚书·泰誓》。《史记·周本纪》系节略古文《尚书·泰誓》篇述之。

③ 见《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25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

附：本文征引甲骨著录简称

1. 《铁》：《铁云藏龟》。
2. 《前》：《殷虚书契（前编）》。
3. 《后》：《殷虚书契后编》。
4. 《明》：《殷虚卜辞》。
5. 《戠》：《戠寿堂所藏殷虚文字》。
6. 《林》：《龟甲兽骨文字》。
7. 《簠》：《簠室殷契征文》。
8. 《通》：《卜辞通纂》。
9. 《续》：《殷虚书契续编》。
10. 《邲》：《邲中片羽》。
11. 《拾》：《铁云藏龟拾零》。
12. 《甲》：《殷虚文字甲编》。
13. 《乙》：《殷虚文字乙编》。
14. 《缀合》：《殷虚文字缀合》。
15. 《丙》：《殷虚文字丙编》。
16. 《存》：《甲骨续存》。